陳文正公文集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四

尚書吏部擬授廸功郎劄

勅賜上舍出身陳康伯年二十三歲本貫亳州譙縣賢洪鄉西沈里遷居信州弋陽縣山下祖爲戶曾祖仕堯祖居仁年七十三父亨仲年四十七母鄭氏年四十六由黃甲免試恭勅賜上舍出身陳康伯准勅以近及遠差注及乞注平江府長洲縣主簿係次近闕今該差注宣和三年三月丙投勅頭何復上舍出身有一人擬廸功郎平江府長州縣主簿勾河塘溝洫替馮珏宣和五年十一月滿闕尚書臣等言謹件屈大方等六人擬官

如右謹以申聞謹奏聞告迪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管勾河塘溝洫陳康伯計奏被旨如右符到奉行宣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下

尚書吏部擬轉承奉郎敕

迪功郎陳康伯年三十三歲本貫亳州譙縣遷居信州弋陽縣曾祖任堯祖居仁父亨仲上舍出身合七任一考初任平府長洲縣主簿未赴任改差次任京畿轉運司主管帳司未赴任改差次任太學正一考有零送吏部次開封府雍丘縣尉未赴任改差次任江南東路提舉茶塩司幹辦公事未赴任改差今任

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朱忠考準尚書左選關准紹興元年
八月二十四日勅節文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詳定重修勅
令所狀准尚書省劄子詳定一司勅令兼詳定重修勅令備有
冐劄子本所先次將紹興新勅一十二門并看詳二百六十八
冊進呈訖乞依政和進勅例推賞奉聖旨候書成日一併優與
推恩本所恭依聖旨指揮將責官吏編次起辦編修到令格式
申明刑統令格式敕書德音成書總五百九冊下太史局選定
于今月四日進呈訖所有逐次經進書官吏并應干人等數內
刪定官迪功郎陳康伯係兩經進書人奉聖旨兩經進書人各

轉一官內選人與改合入官並更減二年磨勘合准本選改官格廸功郎右不滿三考上舍承奉係條人承務郎勘會本官所得上舍出身不滿三考依格合改承奉郎右擬轉承奉郎吏部尚書臣等言謹擬如右謹以申聞謹奏聞告承奉郎陳康伯計奉被旨如右符到奉行紹興元年九月二十四日下

勑轉奉議郎制

陳康伯本貫苕州鼐縣避難信州弋陽縣官籍曾祖仕堯祖居仁父亨仲俱仕康伯由甲科出身恩例授左廸功郎拜任平江長洲縣主簿赴任改差充京畿路轉運司赴任改差京西路

州司以功調孟州濟源縣丞簽書一考滿例改從政郎任開

州雍丘縣尉辟河北宣撫司提領王師大軍召試館職權秘

書省正字補國子太學正循左從政郎改差江東路提舉茶鹽

司幹辦公事監太軍倉召對改宣教郎建炎四年奉特旨亨明

堂以恩中引守俱轉一官特遷校書郎奉勅旨修編石室聖政

寔錄經世大要范冲陳康伯二十三員入兼史館校勘書籍官

赴任于紹興二年七月七日編類修完例應進呈臣冲臣康伯

就上仰承隆委俯竭微勞黨亟清燕之覲尚勗緝熙之益曰克

帝堯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

謹績爲聖政紀五百八十卷經世大要紀八百八十卷裴演成
帙隨表陳獻依元祐例優與甫禮部擇日祇令少保呂頤浩等
告天地宗廟二十三員人此衆不同俱各轉官推賞依次出身
給誥一軸賜緋衣銀魚袋擬改轉奉議郎改秘書省丞仍命主
管西外敎宗院事者紹興二年壬子八月二十三日給

勑轉太常博士制

勑下朝奉郎兼權中書舍人陳康伯時方多虞天下知朕名武
而不知所以維持國體移風易俗朕之所急也今太常禮樂所
司而博士尤爲高選苟非其人曷稱簡求爾以莊重之器明達

之才朕命往贊宜懋忠竭力以副委任之意可特授依前左
朝奉郎赴行在上殿行太常博士兼權直學士院赴任成資闕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給

勅左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劉
奉左朝奉郎樞密院編修官陳康伯古者用兵因用穀以益邊
省饋其來久矣亦當今之急務也總其政令職在田曹以循材
資敏明通于世務茲用命爾往踐厥官尚思所以佐時者庸稱
予之體命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奉勅如右
符到奉行紹興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勅十九日下

又　勑授戶部司勳員外郎誥

勑□命郡學錢穀司國計而□□許于諸部必得勤慎明敏之臣乃克稱焉爾陳康伯發迹賢科□司出納歷年茲久茂著公勤可特授戶部司勳員外郎官權領江北□路安撫司兼行官下守其俗端乃心厲乃操夙夜匪懈□□□納以副朕任用之意勑下如右符到奉行

勑召赴相府

皇帝隆興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吉辰召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封魏國公判信州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知樞密院使卿以昔年虜犯擾畿甸賴籌畫捍遂至安平克略著特茲召還以伸朕報功倚毘至意卿宜具表奏上辭

謝先臣之退猶臣之進倘嘗伐跡山林何必[illegible]辭　頌聖主無疆之壽慶皇家不拔之圖見其忠切但須攝[illegible][illegible]疾憂不及專頓

朝廷佐理宜強起視事疾速赴行用[illegible][illegible]朕之倚毘以仰荅

先帝顧命之意不必再辭卿其承之奉勅故諭右令到王者施

諭

勅提督糧儲劄

訪聞江北自東西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衣冑糧夫多被

守在丁[illegible]被害[illegible]及財[illegible]入又納又被勢要
包覽侵騙及虛[illegible]年[illegible]端[illegible]邊糧耗損軍丁
困苦朕命前去[illegible]收支糧斛過有前[illegible]外奬五品以下
覓人並單職校案[illegible]須持廉秉公正[illegible]率下務使奸弊
不生糧儲有積[illegible]使[illegible]之托爾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命御宇金牌到
勅下如右令到施行
尚書吏部擬韓左朝[illegible]衙
屬勅到左朝奉郎尚書戶部員外郎[illegible]擬韓左朝散
郎依前尚書戶部員外郎吏部尚書[illegible]如右謹以申

聞謹奏聞告左朝散郎尚書戶部員外郎陳康伯計奏被旨如
右符到奉行紹興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下

勑左朝奉大夫軍器監制

勑左朝奉大夫尚書司勳郎中陳康伯國朝軍器初隸三司肯
案至熙寧間稽按周令乃置監以總其事朕率由舊章修飭戎
器以爾知識通明材資敏贍出持使節入處郎曹講然聲稱達
于聞聽茲用命爾往率其屬當使工師無不弔以稱朕命可不
勉哉可特授依前左朝大夫軍器監奉勑如右牒到奉行紹興
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申奏十八日下

葛丞相制

特進吏部尚書右丞相兼同知樞密院事詳定一司勅令監修國史臣葛邲劄子伏讀皇上聖諭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譏訐中外大小臣工陳言無隱者臣仰見聖明歷念舊臣苟有勳勞于國即錄其子孫承襲官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殉國者衆矣臣甚照得傅察在宣和時以死事節義之忠李綱在靖康時以建議經國之猷呂頤浩在紹興初以進陣迎敵之勇陳康伯在紹興時以贊詔掛藏之功此四臣者偕然一代之功臣而皆沒于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變若不稍叙子

孫無以激勸忠良 而示將來合應照前例行移附吏部誥[illegible]補蔭子
孫官爵庶可慰死者于地下厲生者于方來其于風教不爲小
補緣係旌念舊臣出自恩典非臣下所敢擅議擬具劄奏聞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 奉勅奏依例應該補承襲以蔭功勞之臣子
孫猶等處分授官 而仍牒咨照會行吏部考功司勛郎崔鄘壽
遜 查的按驗照 前臣有功于國家者例應補蔭襲四臣子
孫擬議應該官職 叙列于後

一議傅察侄孫傅鳳依例應補襲蔭忠訓郎

一議李緝元孫李熙依例應補襲蔭承事郎

一議呂頎浩孫 呂原亨依例應補襲蔭承奉郎

一議陳康伯孫 陳景山依例應補襲蔭宣教郎

紹熙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部劄牒行

勅修理祠墓劄

禮部尚書權發遣 張奔欽蒙皇恩頒賜御書故相陳康伯追封

改謚文正人皆翕然稱慶以爲公論皇上勸賢厲忠之意至矣

合應令本府吏考 功司勳郎官照欽例聖諭事行下江西信州

轉行牒咨下本家照會緣係表厲臣節以示後來令仰該本州

官照依劄內奉勅 依內奉事理施行仍令所在官司修理祠宇

故相陳康伯墓太上皇帝已封其塋域再令許附近人民二丁
聍加看護禁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究治仍令墓前建立一祠每
年春秋二祭宜從有司祭以少牢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科歛不
便令行仰付該司類行江西省路仍行信州弋陽縣付給陳康
伯子孫照會者施行繳嘉泰元年八月二日都劄㩀行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五

事實制授左光祿大夫誥

門下乾下坤上而重卦爲二氣之交通君明臣良而賡歌協于載之相遇朕實啚又㝱想得賢永惟一德之求共濟萬幾之會眷茲碩輔允廸茂勳宜擢冠于鼎司肆誕揚于渙號左正議大夫守右左 作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修二朝國史詳定一司勅令所上饒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陳康伯高明而純粹敦大而裕和學承百聖之宗體備四時之氣澄不清撓不濁若觀水于萬頃之波鄙夫寬薄夫敦

想聞風于百世之下粤從試用休有薦揚列法從則論思獻納之居多忝政機則贊襄彌綸之周缺比疇儒望進服近司和而不同淵濟鹽梅之用忠而能力允賴股肱之爲心休休而有容事并并以攸叙真當今廟廊之器實近古社稷之臣尊俎春容笑談可以鎮物弁冠端委精神自能折衝是用詢於僉言咨諏裁自朕志揆剛辰而幽贊乘顯冊以明揚其陞元宰之崇以表具瞻之峻併加寵數肅示眷懷於戲付托至重而爲之難朕方資于弼亮體貌既尊則責亦厚佣無怠于交修恢弘輔世之圖懋建格天之業式是百辟毘予一人可特授左光祿大夫守尚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修三朝國史詳定
一司勅令所加食實封四百戶如故主者施行制可制書如右
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下

贈鎮國夫人何氏誥

告上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陳康伯
故妻福國夫人何氏育德相門作嬪人傑參詔之妙追烈婦而
何慚九族之歸因大賚而增嘆加湯沐之大國慰蘋藻之遺芳
庶其有知對此新渥可特贈鎮國夫人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告
上饒郡公妻鎮國夫人何氏第奉勅如右符到奉行紹興三十

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下

制授左金紫光祿大夫誥

門下闕二十四字之功闕二十四字太上皇闕二十二字萬乘之尊闕一字東同德以輔朕于一人宅兆民之上倚舊弼以代天載疇翊賛之勳爰峻褒崇之典增文階之兩秩衍賦邑之真租以昭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遇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埀拱而阜大民嘗謹循于先道功名之冠羣后正有賴于蕭規益懋爾猷永弼予治可特授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四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制可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

是歲六月孝宗受禪天位未改元此誥并八月及十二月進封信國公誥皆孝宗即位時所命不過旬月之間而褒封三見識者于此當知明君用人惟舊良臣得主之專

擢任制誥

門下朕祗紹炎圖恢崇孝治精經緯闡一代之弥文綴玉繩金奉兩宮之稱號眷時元輔實總上儀差數且以敷綸用昕朝正衙具官某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侍讀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一司勅令上饒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陳康伯學醇而能雅材茂而體方風采聳聞魁然著宰相之望忠忱自許卓爾非世俗所知遠翮翼于台符以穆宣于天綷巖瞻增峻國是焉依魏相非故事不行治寢呂于更化伊尹爲斯民先覺名絶出于中興爲予臨御之初尤篤顯親之志明帝堯之至德執旋形容質

似之徽音莫殫稱謂比舖張于儀範用仰正于鴻名宗祀尊

臣民歡樂緊褆客之具舉宜信賞之先須冠文階極品之崇已多腴之賞益昭注意併懋 恩於戲揚鴻烈而章緝熈

既侯慈闈之慶尹天下而制興禮誕膺渙命之休茂對柔庥
殺令譽可特授特進依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加食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制書如右請奉制
施行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下

制葉樞密使進信國誥

門下朕帝載而使宅百揆時有賴于一賢佐天子而鎮撫四夷
事難分於二柄爰稽右訓蘸考宗臣睠維文武之兼資並用安
危之注意錫以渙命颺于廣朝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門下平

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編類聖政所上饒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七百戶陳康伯渾厚而直温剛方而和裕學足以探天人之蘊識足以周事物之幾正論不回凜松栢後凋之操至仁自守抱蘋蘩明信之衷早際遇於上皇遂登庸於碩輔望隆華夏名著鼎彝胡馬飲江首共親征之策時龍御漢獨高顯相之功朕惟兵律之尚煩念邊防之未靖欲圖剋冀協濟多虞考藝祖仁宗之弘規遵建炎紹興之聖政肆令東府仍兼西樞興言屬任之尊宜有殊榮之寵用申徽數特表殊庸方邑增腴并賓新畬之入 公圭胙國進拜故

里之封亶畯民瞻元符衾穆於戲宣王復文武之境術元老之[illegible]壯猷齊人歸鄆讙之田資真儒之無敵顧有爲者亦若是刻時則勿以間之其追維於前修以益光于永世可特授兼樞密使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編類聖政所進封信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制可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下

勅改謚文正誥

朕聿隆稽古志慕尊賢先正保衡商書所以稱伊尹維師尚父

周雅所以頌太公當時獨荷于美稱後世載揚于遺烈追維碩
輔勳相先朝尚聞將死之言未泯勞名之懿爰加攸討用極榮
褒乃煥明綸式照異寵故太師觀文殿太學士魯國公食邑一
萬一千九百戶食實封四千七百戶致仕贈太師賜諡文恭某
康伯承家之子許國之忠道全而德鉅識遠而才周學倡某
識天人相與之際望高前哲合君臣俱賢之謀依明宣相某
辰輔贊密帷於定策渡江而見王導自致朝廷之尊遜衆
皐陶獨當社稷之計沒饗清廟功書太常尚彷彿于餘風輒
延於後裔木已拱矣久差覩徼之下[illegible]其[illegible]今尚哉曾侯之

武、惟仰期於用勸好賢何憚於改爲惟成天下之化者謂之文
而格君心之非者期於正并稽二美深畀九原以肖靡臺畫像
之思以示來物故家之懿憶舉明主而見長策今猶想于遺忠
祐列祖而格皇天肅載黃于專美幽途未遠明命維新可特改
謚文正奉勅可然右仍牒本家照會勅到牒下奉行嘉泰元年
辛酉正月日下

御賜陳氏世家誥詰

朕惟陰陽之運根柢於太極之一元嗣續之昌稟鍾於祖宗之
一本係祖德蘊於世遠而難知猶太極妙於無形而難見是故

賢人君子孝子順孫欲銘諸祖功宗德于無窮必有譜焉以記之前不則非惟不知本源之所自蓋必有自認別宗爲族而非他人之墓者矣教化之衰風俗之敗舉由於此然則譜之關于世教也不亦大乎惟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左僕射陳康伯宗傳賢裔泒衍蘭枝文德歷三輔聲名重山斗之瞻依志節本一忠學術窺聖賢之閫鑰顧茲洪濟允稱世家用錫譜牒昭示來世

勑諭

朕惟人臣生有顯績於國者沒有褒卹之典所以示激勸之道

全始終之義也故太師魯國公陳康伯歷事先朝克効勞勩受託輔朕愈著忠勤其沒于王事已命有司営壙塋其衣冠立祠祀茂成績復命立祠永遠奉侍香燭子孫世守其一應官員軍民僧俗人等不許耕牧樵採侵毀欺陵[illegible]敢有違者必寘罪不宥故諭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六

外集

綱目

宋紹興二十七年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叅知政事

二十九年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所爲臣不惟不敢亦不能

三十一年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爲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先

是陳康伯以爲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敗盟乃召楊
存中及三衙帥趙密等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時
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上意雅
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之策中外妄
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盟敗天人共
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
禁旅以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荊州西路都統制吳拱
襄陽部兵三千戍之

吳中明曰嗚呼使此問而出于宗澤岳飛之時則紛紛不待

南渡使此戰而終於允文既捷之後猶可以克復舊物振中夏而大一統也宋之時雖愚儒曲士皆知不可不戰而積弱不振者獨一高宗耳皆戰士之所為扼腕而不平拊膺而長嘆者也其失與平王東遷忘仇戍申者一律

帝聞王權軍退屯昭關不戰而潰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

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餘杭周德恭發明曰征者上伐下之詞也葉中國也自相讎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仇事虜委爲固然茲因逆亮猾隙陵轢中華帝能奮起宸斷率將親征可謂稍振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爲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耳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雲間張蒔泰廣義曰康伯此舉即寇準澶淵之役其獨斷之

堅者豈非以金人衆叛親離也歟

三十二年三月金以高建忠王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論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色畫境朝儀殿獎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不用敵國禮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欲帝退避建王倩不勝其憤及

帝下詔親征琦請率師爲前驅直閣史浩聞之入言於琦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琦偏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琦旣立更名眘

一廣義曰孝宗之在藩邸而其直氣凜凜不可犯者其有得于范冲朱震尹敦陳康伯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烏可不以端人正士爲國本也哉

癸未隆興元年十一月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陝康

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厲仲賢報之其所持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加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求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占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陳康伯虞允文胡銓關安中力爭以爲不可與和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張浚湯思退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周德恭發明曰書罷之措之之辭也蓋君子之事君忠貞而已初未嘗阿循以爲媚竈之態也觀陳康伯而相湯思退此

君子小人之不可並立也以思退張浚為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可共政也後書罷浚判福州此其驗歟賢否無別謂之何哉

隆興二年十一月湯思退以罪竄永州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鈞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珙劉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廣義曰大抵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而公論所從出者也第

觀張觀等所論人物臧否而當黜陟者何其當哉昔者鄭處

春秋列國而子產不毀鄉校者其亦有見於此況于君萬乘

而希中國者奚可偏聽獨任以廢學校之公論哉

甲申冬十一月後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金兵犯淮人情驚駭特張浚已卒皆望陳康伯復用乃自紹

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扶掖以見減拜

賜坐問日一會期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

乙酉乾道元年二月太保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陳康伯薨康

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氣量從容不
迫可比晉謝安至今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薨
丙戌寶慶二年十一月建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
載潘美李沆王旦王曾李繼隆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
司馬光韓忠彥韓世忠陳康伯呂頤浩趙鼎張浚史浩葛邲趙
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史
黃中傳敵既臨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康
伯家在城中無恐服

陳浚卿傳湯思退專政俊卿同康伯上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

虞允文傳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東陳康伯止之遂力贊決策親征

宋史臣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特正立朝立志慷慨豈易得哉南渡剛忠之臣宜首稱焉

夏寅政鑑

書曰有備無患又兵戒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者豺狼無信之虜不共戴天之讐不得已而權與之和縱其無他而以區區

江左委質佗人何必自寧而蕩然不爲之備乎誤之者秦檜也檜死國猶大夫者檜之黨也一旦虜騎長驅惟爲避計獨康伯與黃中晉家不遣而決親征之議於是合喜至渭河吳璘敗之劉諤犯襄陽劉珙敗之史浚敗之於慈湖李顯忠敗之於全椒李貞敗之膠西劉琦敗之于皂角林虞允文敗之于采石以廿年頹靡之餘一鼓而戰無不克視建炎之勢蓋十倍矣

遠賢錄

金亮渝盟陳康伯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平江王十朋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亦賭彩一擲也

康伯諭衆云爲官律已變民毋撓私毋爲利誘毋逸以自敗鬪
是而刻金石以昭來世
金亮渝盟都城危廹天子震恐悉仰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康伯
手筆忠義激烈讀者痛忿聞者涕淚
康伯出使忤金金拔刃脅康伯降康伯守正不屈金怖息不敢
徙臨安人畀公代祀守鎮兩輙應民廟祀之
金刺史譚不花獻圖窺伺康伯疏上不可信請預爲備增置太廟
寶座并圖畫功臣諸廟數事上嘉納其敢言又疏遭時擾亂賊
叅四出人民自爲吞噬宜防禦之也因積粟增埤濬隍訓卒練

兵尋在委而已

揮麈錄

楊萬里云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晉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拜延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定公文潞公裴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國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張子厚近年陳魯公亦皆曠典也

性理

陳魯公按宋編陳康伯弋陽人宣和進士歷官尚書侍郎紹興中拜左僕射大學士進封福國公時金人舉兵臨江朝論洶洶康伯佐然不動指授方畧分據要害民恃以安有古社稷臣之風後再相制出中外鼓舞都人歡呼加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恭改謚文正

朱子大全

宋紹興辛巳金亮南侵高宗皇帝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偏安又下詔云歲星臨于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鬭士倍於晉師賞洪韓原之勝事詞

激切讀之感憤陳魯公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
壬午丙禪孝宗皇帝即位孝宗皇帝赦文有云凡今者發政施
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陳長卿之筆也秦檜
專國朝野奪氣陳康伯黃中力排上疏是時翕然稱之不為勢
撓[illegible]然為一代之臣

人鑑編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中進士體貌魁梧劉叔信相之
曰公五行敦厚四水相朝虎步鐘聲望之如神腰膂中有紫痣二
如日月之狀後果拜相封公卒謚文正

陳康伯魯國文公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宣和三年中甲丙科任平江府長洲縣主簿官至右僕射進封魯國公乾道初以太保致仕薨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配享廟廷嘉泰初改今謚太上皇帝臨御宇內三十六年始者北狄貪天之禍太上不忍南北之民踣鋒刃遂屈已議和歲月已久而虜酋篡竊自立者忤其強暴衷兵六十萬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亮燄燄迅達近大震時則有公以謀佐天子鎮定大事折箠而笞使自殺其軀而去豈不偉哉先

是紹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闚陝買馬爲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會頗相詰難又葉義問報聘回文虜已聚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加奸滋久防備必弛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太皇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中節果出嫚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遊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利必將自焚況曲在彼則我軍奮怒惟陛下決之用之士氣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檄書下六軍罹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戍閔出戍御史中丞汪澈節

荆襄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分據要害之地虜臨
江剗諭洶洶雖同列間有遣家屬先去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
遝書警奏緣手裁决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
用之人恃以安初逆亮入寇內侍張去為陰沮人用兵之計且
陳退避之策或又妄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惶惑公奏曰聞有
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
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即焚
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
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上深然之公知上

意雅欲覘師乃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既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公初與叅政楊眷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為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為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四也

紹興十五年公接伴虜使上以耑午遣中使賜扇帕於洪澤虜使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欲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公以舊制卻之或謂細故執必不惜公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復可

旼且厚命自我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虜使卒吞聲囚自辨數日接伴侵我朝廷開之釁生事遂出知泉州虜使高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執受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顧錯愕公呼館伴徐嘉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嘆之上皇倦勤而有與子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毅然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即位公爲首相奉冊如禮以公舊臣優禮每呼丞相而不名公竦懼乞正名分上曰尊禮元老此非過也皇太子服緋袍內侍掖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公升殿奏願陛下

即欒坐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顔怫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駑下之才恐不足以仰輔新政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思退督師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于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衰病卧家必不肯强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爲辭不爲過公曰不然今王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與疾上路幸一見上或憐而歸之耳中道

間邊遷甚乃兼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令其子安節
文好謙扶掖入見仍減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辭病不任宰相職
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
寢處之具都人士見公夾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知向之斯
公未起者自以爲淺丈夫也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屬之
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
謁出至殿門而疾作輿至第薨公姿貌魁秀器宇閎遠望之知
其爲鉅人自謂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出
于孔孟在人前論事尊以寬大開廸上心凡所論薦惟賢與能

不務王已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轂之備至公辭位丞薦有後以爲相及見張浚絶口不言前後廟堂十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髪觖望退朝危坐一室蕭几肅然不聞謦欬音蓋天資沖澹類如此

白眉故事

宋高祖行丙禪之禮宰執陳康伯等言陛下高蹈堯舜之舉臣不可復日望清光不勝依戀

陳康伯抑于秦檜高宗末年始頗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誠
有經濟才隆與召命群望攸屬矣但器量似謝安乎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七

外集

廣信府誌

翰林學士劉珙論曰公自爲諸生時持身甚嚴其學一由于孔孟平時渠易和粹若不經意于世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立有危而謀猷靖深動中機會蔡公有不可及之嘆世以度量似謝安德望似楊綰幾可以無恨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卒爲宋臣嗚呼其知言哉

人物志名宦載陳文正公事實大槩與史鑑言行錄神道碑同

而文稍簡祀典內載弋陽縣鄉賢祠在城隍廟西知府姚堂建以祠陳文正謝文節二公九川李奎記景泰四年八月立石府治鄉賢祠按舊志在府學內淳化初建以祀陳文正公康伯江文定公應辰名兩賢祠後增入余堯弼施師點鄭驤更名鄉賢堂成化間邵守以祠宇迫近文廟乃遷于文昌廟後又遷于茶山五先生祠而合祠之後又益以張叔夜等凡二十三人正德庚辰中請以提官基宇修建遷諸公合祠焉祠外二坊左扁曰名宦右扁曰鄉賢

弋陽縣志

舊志宅第載宋丞相魏國陳文正公宅在縣北高宗勅建御書
明國忠誠之第中有四堂曰世綸曰重恩曰茂祉曰仰則樓曰
警殿曰迎恩軒曰致爽曰雙桂齋曰友士曰勿欺坊曰榮錦門
上柱國里孝宗御書牓其門曰三度錦衣歸故里兩狀紅門丨
青天西有圃名會春花園東有圃名康樂花園園內建休邑堂
樂生庵庵下有㵎壓橋匕下有池匕上有亭曰忘機狎鷗觀魚
四亭又有竹塢松徑兵燹所廢故址現存其嗣後孫裔至今居
焉御翰樓在宅之東公致政時建以貯頒賜圖書誥勅查帖書
院在縣西孝宗勅建御名保翔書院堂名萬卷堂後東西建燕

足亡二亭曰偶對曰自怡北作樓貯書曰寶訓其後燬爲一所建
亭贈三國公祠匕後有光亭五美國任孫朝請郎景衡重修兵
燹今廢

鉛山縣志神道碑銘

墓之有志何賢者衣冠之所藏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是故可以
繫百世之感焉志之匪祭也晦翁守南康訪先賢墓垣之禁樵
採君子以爲仁是故有任其責者矣宋陳康伯墓在二十九都
九龍岡
宋孝宗御書旌忠顯德之碑翰林學士劉珙撰神道碑銘乾道

元年二月丁未太保尚書左僕射魯國公陳康伯薨于位後二年九月一日其子偉節頓首闕下言先臣歷事二聖有勞勲紀于太史惟是飾終之事不敢怠既除喪竊伏思念陛下嘗御翰宸書旌忠顯德之碑以表其墓所以假寵於陳氏其厚而次序文鋟焉大懼無以昭示來世敢請皇帝詔翰林學士臣拱曰其俾汝紀臣惶恐退避願陳不敢當之者顧以薦技待罪禁林祇承上命為述大臣勲德職也復何辭謹拜稽首言曰恭惟太上皇帝臨御宇內三十有六年始者北以貞元之禍既盜據中州其志未已數入寇太上不忍南北之民無辜而陷鋒鏑遂出兵

和啟月巳久而虜酋有以篡竊自立者恃其務暴以[illegible]
蹄符桀驁蕭之蹋哀其兵六十萬號[illegible]
貞揚之間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illegible]無名天地[illegible]怨
而不救然克敵焱迅遠近大震時[illegible]將幹公以謀[illegible]佐[illegible]
子鎮定大事折箠而笞之使自殺廿[illegible]豈不偉哉朱[illegible]
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將敗[illegible]員為言其[illegible]
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illegible]知福宮[illegible]
往驗之虜酋頗相詰難又棄義[illegible]以[illegible]
日虜謂我和好滋久防備必弛[illegible]

計太上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中節果出嫚言求淮
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逆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
之利必將自焚況曲在彼則我軍憤怒惟陛下共計用之士氣
當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擬書下六軍弱弱號召
有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成閔出戍御史中丞汪澈節制制衰卿
樞密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指授方略分據要害之地虜賊
江朝論詢驪雖同列間有遣家室先去者公屹然不動議允自
如遇書壁奏疏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發盡底蘊擇其長
而用之人持以安會中書舍人虞允文趨師犒采石爾得不遂

偏將李寶入膠西焚其戰艦制鄂軍又順流南下虜勢大衄其兩盜忿約其黨三日必濟過期盡臨之帳下遂變戕至公又賀太上曰此卿輔佐之功也登輿勞師建康天威所臨虜聞之一夕遁去是時軍興國家調度百出所費不貲而恭億辦然不及于郡縣閭里從容若居無事時民至今追頌之公諱康伯字長卿世為信州弋陽人曾祖仕堯祖居仁父亨仲皆以公貴贈楚越秦三國公曾祖妣鄭氏贈楚國夫人祖妣徐氏贈越國夫人妣鄭氏李氏俱贈秦國夫人公幼穎悟諸書一過目輒不忘下筆成文見者心服未冠入郡學貢京師宣和三年中丙科除

士登何㮚榜授左廸功郎任平江府長洲主簿改京秩轉通直
郎仍爲大學正丁秦國大夫憂又丁秦國公憂服闋除會稽通判
妖人誘愚民作亂公諭鄉黨曰賊蟻聚當出不意擊之不然且受
禍衆用公計擒其首領裁之一邑遂全州上其功推以與其兄
鄉人韙之建炎初召爲勅令所刪定官冊書成賞改秩通判衢
州紹興五年入爲太常博士未幾提舉江東常平太上駐蹕建康
公以職事陛對節請擇用大將太上開納爲誦馬援傳至數十
百言爲樞密院計議官歷屯田戸部司勳郎官自太師秦檜用
事凡所附麗遷擢無虛月公量雅素乃澹然其中檜雖稱公靜

重常越用他人公不以為意任者五年始為軍器監還吏部侍郎假尚書借朝議大夫為報使謝金將結好之初使事尤重至沭館欲嘗公將晡而餉不至從者變色公一不問入夜館人謝不敏公亦不對虜遂加敬十五年四月命公接伴虜使既入界太上以端午賜扇帕虜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公以舊制郤之或謂公此細故朝廷必不惜公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虜卒受賜因自辨數曰接伴慢我朝廷問之懼生事黜臣以為言出知泉州政治寬簡有益剽海出沒波濤

帝朝廷遣將逐捕公自以上命招還之多出降者給爲兵罪亦
無警秩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事相繼三任優游數年不恭自
得名士多從之遊起知漢州值太上更用大臣收拾耆德中書
召還復爲吏部侍郎兼禮部又兼戶部又兼刑部前此有司
用權臣風指爲獄輕重公熟平反之故家多蔽其賜二十七年
兼權尚書除侍讀公在講筵数論事太上以爲知大體有古
尚書宰執擬以權字太上曰疏廃俱從班之皆朕將大用何以
權爲遂爲貞九月拜参知政事二十九年九月拜左通奉大夫二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絹公

辭太上曰此瞀格何足辭公奏曰今國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
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從之數史
院公力辭太上宣諭曰自卿除用朝野翕然無間言卿靜重明
敏一言不妄發真宰相也令與湯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妨商
量公奏大臣議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公若循阿取容植黨以
自固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不能太上由是嚮倚異
他相所奏多見聽許今上居潛藩太上一日謂宰相曰普安
王當異其禮除少保真王錫玉帶公與同拜賀太上俯留
鄉嘗與卿議及此朕不爲難公奏曰陛下聖學高明洞照

効其所難此堯舜之所不能及也臣敢爲天下賀三十一

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虜將敗盟太上以同知樞密院

之往聘憚不欲行公以國事勉之用鱗之語侵公公用上

康伯聞命卽行大臣與國同休戚雖死安避之辭之竟辭

去太上幸建康復還臨安虜新王旣立再遣奸其使入見猶

用舊禮授國書公以詭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雖

相顧腭胎公呼館伴徐嚞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嚞徑前取書

進呈虜沮甚太上嘉嘆同列亦愧服太上倦勤初有與子意公

朔夕協贊以共大議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卽位公爲首相奉冊

如禮九月加特進封信國公上以公太上舊臣毋封但呼丞相不以名公悚懼乞正名分上曰太上皇帝以丞相遺朕爲宗廟計尊禮元老此禮非過也初公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太上晏詔不允公懇請不已太上曰更待數月公知太上欲以府且欲輔初政遂不敢復言至是力乞去上數降詔敦諭至求太上御札使斷其請隆興改元公乞去益堅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月制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寵之公入謝上慰勞之几曰丞相之歸所謂歇馬他日宜召切勿辭仍命執府第治行將就道詔學執

餞別及出都百官郊送恩禮殊絶未有前比庶老聚觀咨嗟泣下公又力辭鄕郡改醴泉觀郡使明年二月起公判紹興府令赴闕奏事再以疾告未幾召陪祀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繼策免謷毁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于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病臥家必不肯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辭不爲過也公日不然今王室艱難大臣體國與疾上路幸一見上或憐而歸之耳即上奏曰臣義死國然實病惟陛下哀其無用聽返田里

不從中道聞邊遞甚乃兼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子安節婿文好謙扶掖入見仍賜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謝病不任宰相職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寢處之具都人見公來道歡呼莫不以手加額公之來至大學生數百人伏闕上疏乞用公公聞之不樂曰上英武

聖神宜得非常之佐顧老病何所用哉俄詔免朝謁旬餘一奏事上御便殿賜坐以爲常乾道元年正月上奉有事南郊公猶自力侍祀事後丐去上復遣使賜親札勉留病日侵二月二十八日入對午漏未盡數刻退至殿門喘劇輿歸第遂不起享年

六十有九階麻以太保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勅令內侍省押班賈兹主管喪事詔太常討論宰相薨于位典禮賻銀絹三千匹兩水銀龍腦以殮諡文恭擇日臨奠命權工部侍郎何湳護其喪以歸以侄大節添差江東轉運司屬官本州應副葬事一再遣官致祭官其親屬十一人公娶何氏故相執中之女孫封親國夫人先公八年沒二子倚節右通直郎新差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安節右宣教郎新監尚書六部門皆謹愿能守家法二女長適右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文好謙次適右文林郎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何溥十

一月庚申與魏國夫人合葬勁山之陽原公姿貌魁秀氣宇閎達望之知其爲宰人自謂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事居家以孝友聞事後母蔡國夫人循篤敬愛其兄悉推先業與之待遇族姻鄉舊均有恩意其學一出孔孟在人主前論薦惟賢與能不務主已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入之倫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爲相及見張浚絕口不言爲接伴時以言者論罷後言者子求覓官公無難色前後廟堂十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公獨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違異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觖望

國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謦欬聲音蓋天資沖澹類如此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溫潤簡古信乎其有德之言也臣嘗論公起布衣致位上臺平時樂易和粹與物無競若不經意于世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安有危而謀猷靖深動合機會群公有不可及之嘆世以爲度量似謝安德望似楊綰庶幾可以無憾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顛有丕績卒爲宗臣兩宮知公既深眷禮亦異保其功名全其終始自中興以來輔弼大臣生榮死哀未有若公者也敷文閣學士金安節已攷其平生而誌之墓矣臣復被命乃敘其大槩且繼聲詩

天降時雨出雲山川君臣之合孰非其然於是上帝右我王

國是生魯公一夔而足太上臨御三十年餘閱相其多誰公

之如端委廟堂百度以正無競維人四方其訓惟公德量淵

乎近仁恕以待物約以繩身人之有材如出諸已招延薦寵

以故衆美翔朝匪茹嫉盟恃強鳴鏑百萬虔劉我疆公以靜

鎮不震不悸雍容籌幄發縱指示旁德混屢弗戢自焚王戢

師潛尾解斁斧光芒勤儉天意與子緊公弼承克受帝祉皇

帝嗣服日予仰成乃眷元老其呼不名如何乞身遜避又告

衰衣來歸掛以談笑白髮蒼顏凜然在廷萬民願之有加德

星君陳之書蒸民之雅千里相望秉無愧者日月其光天之
云下乘雲御風莫知其鄉瞻彼高墳藏是無履刻銘山阿我
輝無已